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十六年

第九五四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954)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喀麥隆、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及南斯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816 and Add. 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五十四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蔣廷黻先生(中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954)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喀麥隆、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上伏塔、也門、及南斯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816 and Add. 1)。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阿富汗、緬甸、柬埔寨、喀麥隆、中非共和國、錫蘭、查德、剛果(布拉薩市)、剛果(雷堡市)、賽普勒斯、達荷美、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加彭、迦納、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日本、約旦、寮國、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塞內加爾、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阿拉伯聯合共

和國、上伏塔、也門、及南斯拉夫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816 and Add.1)

Mr. Vasco V. Garin (葡萄牙)、Mr. C. S. Jha (印度)、Mr. Alex Quaison-Sackey (迦納)、Mr. Gervais Bahizi (剛果、雷堡市) Mr. Emmanuel Dadet (剛果、布拉薩市)、Alhaji Muhammad Ngileruma (奈及利亞)、Mr. Mamadou Traore (馬利)、Mr. Tesfaye Gebre-Egzy (衣索比亞) 及 Mr. El Mehdi Ben Aboud (摩洛哥)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一. Mr. NGILERUMA (奈及利亞)：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各理事容許我有機會在此參加關於安哥拉悲慘情勢的辯論，我要代表本國政府向他們表示感謝。

二. 安哥拉的情勢確是非常悲慘，我們每天都聽到安哥拉人民慘遭壓制及殘殺的消息。人權、人類尊嚴及基本自由都毫無顧忌的受人殘踏。我們見到的是殖民主義最赤露最殘酷醜惡的面目。

三. 本理事會各位理事——或甚至可說聯合國任何會員國——眼看安哥拉現在尚不斷發生殘暴事件，如還在根據法律或憲法規定爭辯應否討論安哥拉問題，未免太冷酷了。這個問題早經理事會及聯合國的其他兩個機關徹底討論。所以本理事會有權討論安哥拉問題，這一點現在應已毫無疑問。

四. 本理事會上次辯論安哥拉問題時，若干理事辯說該處的情勢絕不構成國際和平的威脅。對這幾位理事而論，他們眼光裏非洲及非洲人的事根本沒有什麼價值，所以將任何非洲問題與國際和平問題相提並論無異小題大做，無理取鬧。當然，據他們看，安哥拉並非國際和平的威脅，匈牙利、柏林和古巴才是國際和平的威脅！

五. 我希望世界各國報紙無論政治思想色彩如何，所載的安哥拉悲慘情勢的消息已使上述各理事從夢中驚醒，覺悟問題的嚴重。

六。最近有一批有名望的教會人士八十人在他們致葡萄牙總統的公開書信內說安哥拉的戰事“已有使情勢爆發至成為葡萄牙人與非洲人之間的殲滅戰爭之虞。”這種情勢若不構成國際和平的威脅，我不知什麼東西才構成這種威脅了。

七。這個不幸而可憐的國家內發生的可怕事件使居心純正的人，尤其使我們非洲人無不極感憎惡。一九六〇年十月間我國慶祝獨立時，我國的總統 Alhaji Sir Abubakar Tafawa Belewa 曾說奈及利亞的獨立要到非洲全洲完全肅清殖民主義的一天才算完成。這並不是奈及利亞獨有的感想。最近二十個非洲國家及政府元首出席的門羅維亞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也顯明非洲各獨立國都有同感。假使新納粹主義的葡萄牙還以為它能隨意壓制安哥拉人民正當願望的話，那末他們一定還在夢想之中度日。非洲人民革命的潮流正在日益高漲，凡不順流前進者，即不被打得粉碎，亦將被逐出非洲大陸。大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決定安哥拉是屬於憲章第十一章意義範圍的非自治領土。不但如此，大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內還宣稱“解放之過程不能抗拒…”並說：

“對未獨立民族之一切武裝行動或壓制措施概應停止，使彼等能和平自由行使完全獨立之權利…”。

八。葡萄牙已經違背了本組織會員國應盡的義務，公然違抗上述各決議案。它根本不顧彰明昭著的實際事實，仍一意維持它自己捏造的故事，說安哥拉是葡萄牙不可分的一部分。凡上天所欲誅滅者必先使之喪失理智。葡萄牙政府醉心於使一切獨裁者着魔的偉大功業的迷夢，現在已開始採取強暴壓制及大規模消滅安哥拉人民的行動，而走上了毀滅之途。

九。凡是名符其實的政府，其首要責任就是造福受其管理的人民。事實上，這乃是一個政府取得民心的主要根據。所以一國政府若忽略人民的福利，同時不准人民以合法民主辦法自由表達其意願，那末其人民當然不免要反叛，以擺脫其桎梏。

一〇。從各方面看，葡萄牙却把葡萄牙國家的光榮看得比安哥拉人民的福利更重。這一點可從 Salazar 各次言論中清楚看出。Mr. James Duffy 所著“葡屬非洲”一書內曾引述葡萄牙報章社論的一段說：

“我們必須使葡萄牙人民永遠保持海外領域的美夢，知道帝國的偉大並引以為榮…對於我們，非洲乃是我們所以為一個大國的道義根據和存在理由。我們有了非洲，就是一個大國，沒有非洲則成了一個小國。”

一一。甚至理論上將殖民地改為行省的葡萄牙一九五一年的憲法也無非祇是葡萄牙新帝國主義的終極表現。所謂合併殖民地行動實在祇是掩飾事實的企圖，以便阻止殖民地發展至經濟自主的地位，榨取其利益，使葡萄牙坐享其成。紐約時報週刊外交事務編輯最近在五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一期雜誌內著文論述如下：

“安哥拉年年在替葡萄牙貧血的經濟注射非有不可的熱帶強心劑…安哥拉是葡萄牙的乳牛…”。

一二。說得客氣一點，葡萄牙劫掠安哥拉的財富是不合基督教精神的，但是最壞的乃是葡萄牙對使它能享受利益的安哥拉人民所施的待遇。葡萄牙殖民主義的罪惡根本不必細說。葡萄牙殖民主義管制了五百年之後，安哥拉仍舊通行最嚴厲的強迫勞役，仍舊幾無醫藥服務可言，而且其土著居民百分之九十八仍未受教育，全是文盲，葡萄牙故意採取使人民永遠是文盲的政策，俾可毫無麻煩，肆意剝削安哥拉。安哥拉人民中少數曾自動設法受過高等教育者皆被視為對殖民主義者不利的危險分子，因此，皆被摒在國外。

一三。安哥拉的農產部被葡萄牙以低得可笑的價格強制收購，而領土不得不輸入的貨物則都課以很重的進口稅。因此，這個悲慘的領土不但生活費用奇高，而且領土人民還是度着異常簡陋的赤貧生活。Mr. James Duffy 在我方才提過的葡屬非洲一書內引述一個曾到安哥拉去訪問的葡萄牙人的說話：

“我在安哥拉的旅程中見到的最荒唐的事要算該處的生活費用了。那邊的生活費用，一點不言過其實，約較母國高一倍。”

一四。安哥拉的土著居民因為缺乏機會，所以不得不做苦工。葡萄牙在過去數年內因實施其不惜任何代價決不放棄安哥拉的政策起見，已開始進行國家官辦的大規模移徙葡萄牙殖民至安哥拉的工作。這些殖民多數皆既不識字又無一技之長。他們與安哥拉的本地居民競爭，奪取工作。不過，這些殖民都是享有一切權利及特權的所謂“公民”，而安哥拉人民則被稱為“土著居民”，沒有“公民”的任何權利。所有的工作都

被殖民奪去。因此，安哥拉人失業者就愈來愈多，不是因為他們工作沒有效力，而是因為他們必須把工作讓給失業的葡萄牙國民。他們原已很低的生活程度當然被壓得更低了。

一五．葡萄牙引以自詡的種族並等的傳統，在安哥拉根本沒有這回事。在那裏每一個葡萄牙人，無論他識不識字，是否開明，都是當然的公民，享受這種地位賦予他的一切權利。另一方面，一個非洲人則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方有資格為公民；否則他們即是土著人民，沒有任何權利。葡萄牙在安哥拉殖民達五百年之久而全部居民五百萬人中業已及格為公民的非洲人卻祇有約三萬人，這是值得注意的事。你儘管可以稱之為文化方面的歧視，但是事實上全是種族歧視的氣味。白種人祇因為是白種人就當然的合格了，非洲人則必須經過嚴厲的考試。

一六．所以安哥拉人民決定反抗壓迫他們的人，這有什麼希奇呢？事實上，奇怪的倒是他們怎末容忍得如此長久。

一七．葡萄牙為了尋找頂罪的人，所以想將安哥拉動亂的事歸罪於共產黨。這種控告當然騙不過任何人，這是殖民主義者為其政策博得支持所常用的慣技。不久以前，甘乃迪總統六月六日向美國人民報告他最近在歐洲與赫魯曉夫先生談話經過時曾說：

“赫魯曉夫先生曾提出一點，我要把這點轉告各位。他說世界各地有許多糾紛事件，不應全部歸罪於他。他這話說得很對。

“我們很容易推說每次反政府及反美暴動，每次推翻一個腐敗政府，每次民衆大規模抗議痛苦失望的事件都是共產黨煽動的。”

一八．過去相當時期內安哥拉一觸即發的情勢一直被嚴密的新聞檢查與祕密警察行動壓着不許發表，所以外界看到的乃是一片和平融洽的景象，其實，安哥拉對葡萄牙的不滿並不是最近的发展，早在一九三二年 Salazar 還未開始檢查葡屬非洲各殖民地新聞以前，莫桑比克某日報曾發表一篇值得注意的社論，我引述一段如下：

“我們不願再忍受了，我們不願再支持你們了，我們不願再忍受你們愚昧行為的可怕結果和你們的要求，我們不願再忍受你們的濫用權力……

我們要你們對待我們和對待你們自己一樣。我們要你們採取比較人道的政策。我們再說一遍，我們不要饑渴、疾病、也不要以膚色分別為根據的歧視法律，你們傳播的惡習氣即將傳染給我們，將來我將無力量採取行動，現在尚有這種力量，這是謀求生存的本能。我們是牛馬，所以我與它們一樣也有這種本能。”

一九．我們很可以這段話來描寫今日的安哥拉；這段話非常透澈地描寫了安哥拉人民的情緒和處境，安哥拉民族革命份子之所以起而反抗，就是由於這種深切的不滿葡萄牙當局的情緒。

二〇．Salazar 極權主義暴虐政府壓制安哥拉的一切政治運動，不准人民以慣用的和平辦法達致自決與獨立。安哥拉的革命運動當然是葡萄牙政府壓制的反應，而且是範圍廣泛真正由土著人民自發的革命運動。

二一．葡萄牙的所謂基督教政府在鎮壓其自己造成的反叛行動時所採用的辦法連納粹黨都會自愧不如。但是這個政府卻還自稱是在安哥拉從事“教化的使命”。真是矛盾之至！

二二．他們根本不分皂白的轟炸，搜捕並屠殺安哥拉無力自衛的人民。他們以武器發給安哥拉的葡萄牙人民，讓他們用這種武器來從事最可怕的犯罪行為。一批葡萄牙人最近到一個非洲人的村落裏去縱火焚燒該處的茅草土屋，並在居民逃出土屋時開鎗射擊他們。國際紅十字會有一個官員證實他們曾及時通知警察以免發生大屠殺，但是那是等到數十男女老少非洲人已被鎗殺之後才通知的。

二三．據說有一個種植咖啡的葡萄牙人見到兩個他相信曾經參加叛黨的非洲人。他就糾集了一批白種人，他們把內中一個人的肢體，一一砍斷，並將另一人從六層樓上推下致死在街邊咖啡館的五彩陽傘上，而警察則視若無睹。這是何等野蠻的事！各位，這真是最高等的教化使命。

二四．我們可以繼續不斷的敘述葡萄牙人在安哥拉從事的種種令人作嘔的行動，不過我想我方才引述的幾件事已足資證明葡萄牙政府因決心不惜任何代價抓住這條乳牛，已變得何等的卑鄙。

二五．安哥拉的情勢非常悲慘，安全理事會應採

取堅定措施制止葡萄牙的殘暴壓制行動。非洲大陸是屬於本世紀的，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非洲人決不願接受世界上二等的地位。

二六．爲了幫助至今仍哄騙自己，以爲安哥拉問題不是國際和平的威脅的那些人起見，我將引述一九六一年五月間門羅維亞非洲二十國會議就安哥拉問題通過的決議案的一部份。該會議：

“促請非洲及馬拉加西各國承允同心協力在物質及精神方面支持安哥拉非洲人民爭取自主之奮鬥；

“籲請全世界秉其天良，一致反抗對安哥拉人民所施殘暴及流血壓制行動。”

籲請各國予安哥拉人民以物質及精神方面的支持，當然就是清楚表明出席門羅維亞各非洲國家對葡萄牙在安哥拉所進行的殖民主義流血戰爭一舉所持的不妥協態度。若不立即制止這種殖民主義戰爭，那末必將爆發大規模的國際戰爭。

二七．奈及利亞代表團深信葡萄牙若不獲得直接或間接的支持或若干其他國家的鼓勵，決不能維持他們現在從事的殖民主義戰爭，我們籲請這些國家勿再如此援助及鼓勵葡萄牙繼續從事殖民主義壓迫及侵略行動，無論是軍火或其他物質，凡是給予葡萄牙的任何援助都是不合人道的，而且整個亞非世界將視之爲對本身最不利的行動。我們非洲人最怕別人一面冒充我們的友人一面從事無異在背後刺傷我們的行動。

二八．我業已提過的門羅維亞會議決議案籲請世界各國秉其天良一致反對安哥拉境內發生的殘暴事件。奈及利亞代表團希望各國對於上述呼籲不要充耳不聞，並望葡萄牙的友邦能向它施行壓力使其改變其安哥拉政策。

二九．葡萄牙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821)內說五月二十六日亞非四十三國致主席函(S/4816 and Add. 1)的內容係根據捏造的事實。葡萄牙代表當然不能希望不提證據就可以使我們接受他的話，假使他果真確信這封信內根據的都是捏造的事實，那末請問他爲什麼不勸其本國政府不要對安哥拉的消息施行無恥的新聞檢查呢？這一來，新聞記者便可自由前往安哥拉，將該處情勢的真相告知全世界了。我猜他會辯說這種新聞記者多半是存有偏見的，不過，無論如

何斷不能說倫敦的“觀察報”、“泰晤士報”及“經濟學人”和美國的“紐約時報”及“時報週刊”是共產黨或是傾向非洲民族主義的報紙，總之，葡萄牙政府現在有很好的機會可以證明別人向世界報導的事實不確。讓他們容許聯合國根據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指派的小組委員會進入安哥拉，自由執行其任務吧！他們倘能這樣合作，勿從事他們現在這種可笑的聲辯，那才算是證明其誠意的確切證據。

三〇．安哥拉民族主義者除了自由、自決及獨立等不可剝奪的權利以外，並無其他要求。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時報週刊內報告甘乃迪總統在巴黎時曾說：“世界時勢最強大的潮流厥爲獨立國家的興起，及人民要求獨立的願望”這是對今日世界情勢的準確估計，任何方式的壓制行動，無論如何殘暴，都不能遏止這種潮流。葡萄牙人無論如何堅強抵抗，安哥拉人終必獲得自由，不過本組織根據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的規定，有責任制止安哥拉目前發生的殘暴事件。無論用什麼話來譴責葡萄牙人都不夠過分。不過，葡萄牙人不管世界各國如何譴責，還是無意放棄他們的暴行。事實上，據說他們正在計劃加緊大規模屠殺安哥拉無力自衛的人民呢。

三一．本理事會應視爲當務之急，立即採取步驟制止安哥拉的殘暴壓制行動。且應加強奉命調查安哥拉情勢的小組委員會的權力，同時小組委員會應立即開始工作。關於這一點，我要請本理事會注意有一本名爲“非洲之獨立”的書內的一段話，其作者 Miss Gwendolen M. Carter 在該段內說：

“參照西非、中非及東非方面非洲人民的進展（又鑒於對於南非聯邦內非洲人的情況時常舉行調查），聯合國對於葡屬領土至今仍未充分利用其最有力的工具，即動員世界輿論，似乎有點不合情理。而且美國代表也不應因葡萄牙對其海外領土所持立場與美國對阿拉斯加及夏威夷所持立場不幸有相似之處，而繼續讓這種情形影響他們對葡萄牙法律立場的投票。阿拉斯加及夏威夷各有其地方自治機構，而且兩者皆經其人民自由表決而加入美國，與安哥拉及莫桑比克的情形根本沒有相似之處。我們不應容許法律理論從中作梗，以致不能承認安哥拉是非洲的一部分，不是一個歐洲國家的引伸。”

三二. 本理事會案前的決議案〔S/4828〕措辭非常緩和，本代表團本來希望能有一件措辭較為強硬的決議案。不過，我們也支持決議草案的現有案文，希望這件草案能獲真正相信人類尊嚴及愛好自由的各國一致的支持。

三三. Mr. GEBRE-EGZY (衣索比亞)：主席先生，蒙你准我代表本國政府對理事會案前由四十四個會員國認為事關緊急而提出的——關於大規模屠殺及集體殲滅安哥拉殖民地無辜非洲人民一事的一項項目，發表意見，非常感激。

三四. 我要說的話很短，因為提出這個問題的一批國家中已有十個至十一個會員國詳盡說明這個問題的各方面，用非常清楚切實的話來駁斥葡萄牙代表團提出的各點了。

三五. 葡萄牙儘管施行嚴厲的新聞檢查宣傳、烟幕及掩飾事實的辦法，但是非洲葡屬殖民尤其安哥拉的悲慘情勢是大家所熟知的，這是根據強迫勞役制度及其他傳統殖民主義辦法直接向人民施行的殘暴壓制行動。這種制度與已受歷史譴責，現已迅速解體，而且我們不久即可目睹其完全消滅的其他殖民制度，也不能很恰當的相提並論。葡萄牙的殖民主義是獨具一格的，因為其根據都是神話及傳奇。

三六. 葡萄牙當局為使顯然不義的制度能對葡萄牙本國及全人類的良心說得過去，曾一筆決定他們在非洲是本着神明的意志，而且萬能的上帝曾特別責成葡萄牙，令其將非洲人變成善良的葡萄牙人。不過這話不要說全人類，就是葡屬領土的非洲人及葡萄牙人民本身，也都不相信。我們對於這一點和對於據說使安哥拉變成葡萄牙一部分的更惡劣的法律所持的立場，業經我國的國務部長 Mr. Alemayhou 在大會第十五屆會中說過了：

“關於亞非方面若干被歐洲母國視為其海外行省的領土，坦白的說我們根本不能接受代表這些母國發言的友人及同僚提出的理由。這些遠在海外的領土是如何變成母國的一部分的？決不是由於在地理、經濟、歷史、種族或其他方面有相同之處；也不是由於雙方自願締結的共同協定，而祇是由於各母國片面制定的法律。至於這種片面制定未獲另一當事者同意的法律能有什麼效

力，我想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假定非洲某處有一個甲國制定了一項法律，決定將歐洲或美洲的乙國變成甲國的一省，請問這種法律有什麼效力？根本沒有。無論法律上或事實上都毫無效力，因為甲國既沒有必要的武力去執行其法律，亦未取得乙國的同意變成它的行省。

“至於亞非殖民地國家與歐洲母國間的關係，這些母國聲稱海外領土可以視為其本身之一部分的說法，雖因未獲當事他方同意而在法律方面不能算為有效，但是在事實上卻有效力，這祇是因為那些母國擁有強大的軍力可以控制殖民地手無寸鐵的人民。所以這是武力問題；這是武力統治問題；所以又是殖民主義。¹

“我方才說若干母國代表提出的理由不能使人信服，也是為此，所以我要籲請上述各位代表及其他各會員國全力支持載有我方才所說宣言的決議草案(A/L. 323 and Add.1-2)。我們相信這項宣言必能符合大家的利益，連同殖民國家的利益在內。”¹

三七. 所以我們根本拒絕葡萄牙提出的理由。我們知道時常有人把我們對這個問題和其他類似問題的態度解釋為含有種族歧視意味，不過。請容我提請理事會注意，我曾屢次聲明——而且已經說得太多了——我國對一切殖民人士，不論他們是誰，向來寬容相待，祇要他們願意平等相處，專心效忠他們自擇的鄉土，恪守其法律及習慣就行了。我確信與我共同提出本問題的各位同人決無任何種族歧視的觀念——不但沒有，而且還在到處反對這種觀念。這種情形不但今日在此出席聯合國會議的各國，而且將來會在此出席會議的國家，如南羅德西亞、北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肯亞、阿爾及利亞、事實上全非洲莫不如此。因為，倘能承認平等為一種權利，那末我確信一人可享一票的原則必能使我全洲共享和平安謐。若不能立即寬大迅速的做到此點，其結果也還是一樣：我們必將達到我們的目的，不過必須償付痛苦的代價，損失友誼與合作而已。

¹ 大會第十五屆會正式紀錄（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議，第二卷，第九二八次會議，第三四、第三五及第三六段。

三八。一九五〇年以來的十年期間，我們已經見到非洲民族主義的不斷進展，並且見到這種強大的力量進展到成立了不下二十七個獨立非洲國家的地步。葡萄牙當局決不能隱藏這種發展，不讓其非洲領土人民知道。安哥拉人民見到其非洲同志獲臻獨立，極感興奮，一方面忍耐等候已經很久，所以已起來反抗葡萄牙的統治了。葡萄牙當局想扼死安哥拉希望獨立的合法要求，所以從事注定要失敗的企圖，竟採取軍事措施，我們但看其規模及範圍的浩大即足證明安哥拉全國人民已全體一致起來反抗葡萄牙的統治。

三九。葡萄牙政府以爲安哥拉的暴動是由於外國干涉份子的煽惑，其實並不然。說到這裏，應當在此指出葡萄牙當局起先說曾在安哥拉境內捕獲迦納兵士七十九人，但後來因爲無人相信，即忍辱承認說這種消息是由於當地人員所獲的情報不確。

四〇。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一直警告說葡屬非洲尤其安哥拉的情勢如任其繼續，一定不免發生足以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衝突。同時，我們原希望葡萄牙當局對非洲他處的發展不會視若無睹。我們還希望葡萄牙當局會注意大會要求准許各殖民地民族無條件達致獨立的常常提起的願望。今年二月間事態忽趨惡化的時候，賴比瑞亞政府曾請安全理事會〔第九三四次會議〕注意此事。當時有機會在理事會發言的各代表會確切說明安哥拉的衝突已使許多無辜非洲人民喪失生命，並說若不立即制止這種衝突，勢將發生足以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情勢。安全理事會當時並不以爲必須採取理事會三個亞非理事建議的措施，惟理事會的表決結果和辯論的經過都證明葡萄牙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准許安哥拉獨立。

四一。當葡萄牙再度表明無意奉行大會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而且當大家又聽到安哥拉發生的許多強暴壓制行動的消息後，就有四十幾個代表團提出這個問題請大會注意。大會通過了四十多個會員國提出的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內中以緩和的言辭，促請葡萄牙政府第一在安哥拉採行措施及改革，第二設置一個調查委員會。

四二。可是最近三星期來，各報滿載屠殺和暴力以及對安哥拉人民進行大規模壓迫戰爭的消息，與我

們所希望的恰恰相反。根據紐約時報所載，且經葡萄牙政府承認，最近軍事行動以後殺死的非洲人達八千人之多，其他估計有的說二萬五千，有的說三萬，甚至還有說多至五萬人的。不過，不論確切數字若何，喪失性命的人數必甚駭人聽聞，那是毫無疑問的。所以爲了再度使理事會注意安哥拉最近事件的意義及事態之嚴重，我們已採取主動要求理事會召開這次會議。

四三。這次事態的演變已愈趨不利，且已使我們看出安哥拉發生的事情與非洲及全世界的和平及安全有一種直接的關係。我們有充分理由希望安全理事會會盡其責任。

四四。據衣索比亞代表團看，安全理事會應正式申明下列各點：第一，應譴責安哥拉境內大規模屠殺非洲人的行爲；第二，應制止安哥拉現行的壓制行動；第三，理事會應要求立即准許安哥拉獨立。

四五。相形之下，安全理事會三個理事國提出的決議草案乃是最低限度——我重複一遍，最低限度——的要求，所以應獲全體理事國支持。不然就應放棄這件決議案。不論表決結果如何，安哥拉遲早必將獲得獨立的，凡投票反對這種趨勢者必須對歷史負責，對以安哥拉爭取自由的非洲志士的鮮血寫成的歷史負責。不過，這也是正常的情形，因爲各殖民領土的獨立都是靠愛國志士的鮮血達成的——安哥拉當然不能例外。

四六。Mr. TRAORE（馬利）：理事會准我代表馬利政府參加關於安哥拉情勢問題的辯論，我要表示感謝。

四七。我必須首先說明馬利政府和人民對於葡萄牙人在非洲一部分名爲安哥拉的地方野蠻虐待黑種人民的行爲極感震憤。

四八。馬利代表團在理事會這次辯論中發言，祇擬對葡萄牙此刻假借文化、自由及基督教的名義在安哥拉作惡犯罪從事慘無人道的屠殺，這種向全世界尤其非洲在道義上挑釁的行爲，討論其所引起一方面的問題。

四九。先我發言的人已有充分機會強調說明葡萄牙以聯合國會員國地位公然違背憲章規定，一意採用不合時代落伍野蠻的辦法解決殖民問題的情形。這幾

位發言人已詳述葡萄牙如何蹂躪人權及從事暴行及剝削完全違背其本身參加簽署的聯合國憲章的規定。

五〇。我祇擬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葡萄牙在其本國及在安哥拉對待人民的情形，就是，爲着這種原故。我當然將特別注重安哥拉。

五一。不多幾天前羅安達有一個葡萄牙官員所說的話，非常透澈的暴露了該處情勢的真相，這種情形使人痛心疾首而且侮辱世界輿情，尤其侮辱非洲人民。這個官員說，“據我估計，我們七星期之內殺死了約三萬個這種畜牲，此外還有十萬個要殺。我們將等到下個月雨季完畢後再來對付他們。”

五二。因爲旱季祇有三個月，所以三個月之內要殺安哥拉人十萬人，約合每天一千人，說這些話的這個官員難道不知道他自己也不是一個自由的人嗎？

五三。Mr. GARIN (葡萄牙)：請問馬利代表這段話是在那裏發表的？

五四。主席：馬利代表如覺得願意，可以答復這個問題，若不願意，可不必答復。

五五。Mr. TRAORE (馬利)：我祇擬把這消息的來源告訴你們：這段話是從五月十一日巴黎快報內署名 Michel Bosquet 的一篇文章內錄來的。

五六。說這些話的人難道不知道他自己也不是一個自由的人？難道他不知道他祇是已經沒有生路的法西斯政權，亦即三十年來使葡萄牙保持赤貧狀況的 Salazar 獨裁政權所僱用的人嗎？

五七。葡萄牙自十六世紀以來就是一個殖民國家，現在正在熟睡，不但已經引起致命的結果，而且連宣佈解放殖民地人民的鐘聲，像一九五五年四月萬隆會議那種響亮的鐘聲，也聽不見了。這個國家現在陷於一種特別的極端保守主義，而且正在和一種沒有簡易補救辦法的發展落後情形掙扎。

五八。例如葡萄牙的人民百分之五十至今仍是文盲；居民每千人中患癆病的達五十八人，但例如荷蘭，則犯此病者每千人中僅有五人。

五九。不但如此，葡萄牙普通人民所食肉類每人每年僅三公斤，而其全國預算四分之一完全充維持軍隊及警察之用。

六〇。所以很易想像在經濟、道德和文化各方面像葡萄牙這樣落後的一個國家，其殖民制度一定是如

何的情形。理事會各位理事應當明白葡萄牙的殖民制度不是最和善的一種，而是近代殖民地歷史上最殘酷的一種。

六一。葡萄牙人早在第十六世紀就開始在安哥拉殖民。但其界線則遲至一八八五年舉行瓜分非洲的柏林會議時才劃定。

六二。這個殖民地數百年來祇是替巴西東北部 Bahia 及 Pernambuco 大規模植糖農場供給奴隸的地方。對這個殖民地從事有系統的剝削行動是到二十世紀在 Salazar 政權下才開始的。從那時起，一貫的辦法就是強迫安哥拉、莫桑比克及所謂葡屬幾內亞的黑人服勞役，使他們愚昧無知，心懷恐懼，俾葡萄牙能保持其統治。

六三。誠如 Michel Bosquet 的文章所說，“葡萄牙通過了一條法律，規定非洲男子每人每年須服勞役半年。凡不能證明有正常工作者“掳客”徵去服勞役，或替政府建築公路，每月獲得工資約合十個至二十五個新法郎，或替安哥拉或外國僱主工作。特別從去年開始，葡萄牙人已能用此辦法每年供給(南非)外伐爾各鑛業公司鑛工十萬人。另供英屬羅德西亞工人四萬人。外國公司須爲這批出口的工人繳付徵募稅每人約合七十個新法郎。這批人乃是少數享有特權的人。”

六四。這次辯論中先我發言的迦納代表已充分強調指出扶持葡萄牙這樣肆意剝削的上述英國及南非經濟及財政界給予葡萄牙的支持。

六五。我要補充這副悲慘的寫照，指出葡萄牙管制下土著人民仍是不學無知的。例如安哥拉學童人數的比率仍祇有百分之一。在這居民總數達四百五十萬的領土內，入初級小學肄業的學生僅四萬七千人。

六六。嬰兒的死亡率達百分之六十，工人死亡率達百分之四十五。這種可憐的情況仍毫無改變。葡萄牙仍可強迫安哥拉的黑人服強迫勞役，稍一抵抗即處死刑，而這也仍用文化、自由及基督教的名義。

六七。管理當局前總監葡萄牙人 Henrique Galvão，一九四七年就此問題發表的報告書至今仍舊適用。他說：

“在若干方面，必須服強迫勞役的土著居民的生活比奴隸時代更壞。在奴隸制度下，一個主人買一個人像買一條牛一樣，把他買來的東西視

爲其資本的一部分，保持奴隸身體壯健行動靈活和保持牛馬強健一樣是對其本身有利的。

“今日的土著居民已不再被人收買了。他們祇是出租給政府。政府存心自己經營，爲供給勞工的主要機關，所以如欲政府“供給”（正式名稱），祇要書面向土著事務部申請即可。因此，僱主根本不在乎其土著工人生病或死亡；最重要的是他們活一天做一天工。他的土著工人一旦死亡或經證明不能工作，則他祇要重新申請即可獲得一批新的工人供其應用。”

六八。還可附加一句，假使偶一出事這種工人自己逃走，他們很可能被殺，一點沒有麻煩。Henrique Galvão接着說：

“我個可以引述許多經常發生並非例外情形的強暴行動及官方辦事失當的實例。結果總是大規模殘殺整批居民……”

六九。所以你們已清楚看到昨天有人在本理事會內提到殘害人羣一事的根據了，而且這次是出於一個真正葡萄牙人的手筆。Galvão 最後說：

“一部分居民已逃至他國，留居境內的人都已到了體力不支的地步。”

七〇。最近發生的事件也證明這種事實，因爲新聞報告說剛果（布拉薩市）及剛果（雷堡市）已有難民達八萬人了。我已經提過的不人道的情形，加上業經迦納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在本理事會內非常有效的加以譴責的全無政治權利的事實，以及最近三萬安哥拉愛國志士因要求自由獨立而遭屠殺等情，都構成罪孽深重的殘暴事件，應由葡萄牙獨裁領袖 Salazar 負其全責。

七一。我所代表的馬利政府及人民之所以認爲安哥拉人民反對葡萄牙獨裁政權及奴役人民的鬭爭爲完全正直合理的事情，就是由於這種原因。

七二。這也是馬利政府及全國人民願以道義及物質力量支持其安哥拉弟兄反抗野蠻的葡萄牙殖民主義的原因。關於這點，L'Essor 報亦即馬利全國人民的喉舌，曾於其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內說：

“關於安哥拉人民的奮鬥，非洲各國必須同心協力強迫葡萄牙停止其殲滅政策，如遭拒絕，則必須設法提供物質援助支持安哥拉民族革命者的鬭爭，至完全勝利爲止。”

七三。像葡萄牙代表昨天那樣把這次解放運動指爲是共產主義的運動，據我看，乃是替共產黨做良好的宣傳，因爲我們認爲這種運動是出於正大光明無可指謫的動機的。

七四。顯然，用共產主義作爲辯論的根據是很容易的事。不斷用這種辦法來解釋各種曖昧的活動已經變成了聯合國內的標準辦法了。這種辦法祇有一個結果，那就是徒使本組織冷戰空氣更加嚴重。不過，我要說這根本不是我們的目的。事實上，我們向來主張和平、自由與獨立，使我們能幫助前殖民地及即將獲得解放各民族提高其生活標準。

七五。所以我們要促請葡萄牙的友邦、及葡萄牙代表昨天曾向其提出呼籲的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軍事同盟各盟國，不要聽信他的呼籲，使我們不致發生一種印象，以爲他們代表一種殖民主義國家的組合我們倒是要促請他們轉請葡萄牙注意終必使安哥拉獲得獨立的歷史潮流。這是屬於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葡萄牙各友邦有責任執行的任務。它們若逃避這種責任，那末我們將與過去有幾次的情形一樣，在世界輿論，尤其在非洲輿論之前斥責它們爲葡萄牙的同謀。

七六。本代表團認爲我們案前的決議草案〔S/4828〕，非常緩和，事實上過份膽小。我們認爲草案內尚不夠強調指出安哥拉境內正在進行的戰爭是殖民地戰爭。而且，草案並未譴責葡萄牙以基督教文化名義每天在安哥拉所做的野蠻行爲。

七七。我們強烈譴責 Salazar 獨裁政府所犯的這種行爲。我國政府也贊成對葡萄牙適用憲章第四十條及第四十一條的規定。我們也認爲決議草案主張的措施確爲目前情勢下最低限度必須採取的措施。所以我將投票贊成這件提案，以求大家立場一致。我們希望正文第二段，尤其促請葡萄牙當局勿再採取壓制措施の正文第三段能獲理事會全體理事國一致熱烈支持。

七八。不過，最後我還要代表馬利政府再度申明葡萄牙所有各屬地即將爆發的危機祇有一個真正解決辦法，那就是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內規定的辦法，承認過去五百年來受葡萄牙奴役、統治及剝削的各領土及民族的無條件獨立。

七九. Mr. BEN ABOUD (摩洛哥)：承蒙各位准許我參加關於安哥拉悲慘事件的辯論，我要代表本國向各位表示感激。

八〇. 任何非洲國家，事實上，世界任何民族都不能坐視現代帝國主義最無恥的殖民主義政策而無動於中，這種政策，在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國家內施行，將其變成一個大規模營地，有系統地殲滅人民，首先以國內全部“優秀份子”為對象。

八一. 現代根本無需其他證據，證明安哥拉的屠殺是最老式的殖民主義的表現；這是業已確定的事實。我們最關心的是安全理事會對此問題所持的立場，葡萄牙政府的政治行為已使人毫無疑惑知道它決心繼續在過了時的黑暗環境中生活，不過，主要問題是安全理事會究竟能否履行其責任，還是仍像剛果辯論初期那樣猶疑不決，遇事拖延，毒化國際空氣，破壞聯合國的威信。

八二. 據我們看，這就是安哥拉悲慘危機在聯合國內引起的問題，在聯合國內葡萄牙與愛好自由各國的見解根本完全不同。

八三. 安哥拉問題祇是人類受別人剝削的普通現象亦即殖民主義的另一具體表現。我們不擬贅述這點。安哥拉像所有殖民國家一樣，在各方面都受一個決心藉武力、火力、流血和暴力保持其勢力的外國所統治，這種統治涉及政治、行政、文化、經濟、法律及社會各方面，因此普及全國生活的各部門。

八四. 不但如此，國家的行政管理，與最純粹亦即最老式最不合時代的殖民主義一樣，全部操在警察國之手。

八五. 最後，這種殖民政權，與各種不合時代的帝國主義統治一樣，現在正在用有系統的辦法殲滅全國的“優秀份子”，完全殲滅該國的全部生力軍，以期維持其立足點。

八六. 在這種過程中，許多無辜的人民被一陣使人類天良震憤的殘暴行為所摧殘掃除。

八七. 誠如以前若干發言人業已指出，就安哥拉葡萄牙殖民主義這一特殊事件來說，葡萄牙人剝削該國資源所用的辦法是一種強迫勞役制度——這就是其特點——這種制度因繼續增加的債務，可以永遠自動延續下去。

八八. 被判服強迫勞役的人民與剝削他們的公私主人簽訂一項契約。他們必須出商價向其主人購買他們所需的一切物品，結果債台高築，因此造成一個終身為奴隸的階級。當局不惜採用任何苛刻殘酷的手段，壓制意圖請求主持公道的行動。

八九. 不但如此，英勇的安哥拉人民所進行的解放運動也被指為出於外國的資助煽動，這與任何最純粹的殖民主義的作風並無不同。這是一種老調。過去二三十年來我們會聽人說非洲及亞洲的民族革命運動是希特勒的德國、慕索里尼的義大利，羅斯福的美國、史太林或赫魯曉夫的蘇聯所示意或出資推行的等等話，天知道將來他們要用什麼話來控告了。人類的良心是永遠不會安寧的。為減輕他們的罪名，並在公共輿論前為其自身辯護起見，他們就毫不遲疑地捏造藉口控告別人。

九〇. 我們不擬重複敘述葡萄牙軍隊在安哥拉所採不人道的壓制措施的慘痛經過：其詳情業經前面各位發言人說過了。我們祇擬在今天簡短的陳述內設法概述一下殖民主義垂死的現象。並強調指出，葡萄牙政府雖則仍舊不肯放棄它們的幻夢，但是安全理事會決不能袖手旁觀，坐視這種破壞性的放肆行為。

九一. 我們向來有一種印象，覺得葡萄牙的殖民主義政策意圖利用現行的國際情勢以便爭取時間，維持一種祇能說是中古時代的立場。目前外界盛傳種種謠言，足使主張正義人道的任何決議案或建議全失效用，因此我們的印象更覺深刻。

九二. 現在大家都深信老式的殖民主義是不合時代精神的，而且誰也不能再認真看待援引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為掩護的企圖這項規定被人很恰當的稱為“貞節帶”，如其目的在維護腐敗的帝國主義，決非思想正直的人所能贊成。

九三. 最後，誰也不能目睹像葡萄牙政府在安哥拉所犯罪行那樣可怕的殘害人羣的行為，而猶保持沉默。

九四.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有充分理由希望安全理事會在愛國理想主義勢力與腐敗的帝國主義勢力發生衝突時能作成清楚明確根據三項基本原則的決定。這三項原則是：第一，全力支持旨在立即獲得積極的明確的獨立的民族解放運動；第二，譴責殖民國家所

犯業已引起惡性連鎖反應的各種暴烈及殲殺行爲；第三，於殖民國家加緊恐怖統治，使情勢益趨複雜，因此使國際關係不免更加惡化時，向其採取適當裁制措施。

九五．這種三方面同時並進的辦法是異常重要的。我們達成這種結論，是由於不久以前所得的慘痛經驗——我所指的是剛果的經驗。在座各位大概都記得安全理事會就剛果危機問題舉行辯論的最初幾天，尤其最初數次會議的情形。最初就剛果問題通過的幾件決議案內容所以如此怯弱，完全由於理事會未能採取積極行動，過份猶疑不決，尤其咬文嚼字以免得罪犯有侵略罪行的國家。這種怯弱決議案的直接效果就是使殖民國家更加固執，使危機更趨複雜，使安全理事會不得不重開辯論，以便產生較爲有力的決議案，而這種決議案仍受殖民國家以同樣藐視的態度對待，於是我們目睹悲慘情勢每況愈下，直至最後終於直接影響到聯合國本身。

九六．雖則剛果危機與安哥拉悲慘事件外表形式不同，但是兩者有一種基本的共同特點，那就是一種人統治另一種人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安哥拉所取的是老式殖民主義的方式，而在他處則取現代新式殖民主義，或新舊兼備的方式。

九七．所以，問題是安全理事會究竟是否願意擔任雙重責任，爲全世界和平自由的保護者，兼爲目光遠大，能夠鑒別是非且能適應時代潮流的機關，還是將採取因循敷衍的政策，以致無法行動，而趕不上現代演變的迅速進展。

九八．葡萄牙政府對於殖民主義問題的政治思想比別人落後數百年，這是公開的事實，其態度之不合時代，實在可怪。它的精神，它的方法都仍屬於帝國主義冒險行動的時代。葡萄牙之所以不能瞭解流血壓制措施非但無效，而且這種暴行往往反會發生與預料恰恰相反的作用，就是由於這種緣故。愛國志士的熱血總必使自由獨立奏凱，使壓迫者失敗，這是萬無一失，絕無例外的鐵則。

九九．而且，葡萄牙的一切理由無非是一再重彈往年的殖民主義者不久以前在聯合國內唱慣的老調。

一〇〇． 摩洛哥代表團特別注意安全理事會在這次沉痛的殖民主義悲慘事件中所負的任務，因爲根

據健全的邏輯，聯合國理應得益於最近的經驗，着手糾正這種情勢。

一〇一．第一，討論各民族的福利及其經濟發展，現在已成了慣例，然而一切發展的首要先決條件就是自由，否則對一個受殖民主義——不論係老式的或新舊兼備的殖民主義——統治的國家所給予的任何援助或協助，最後都流入了直接或間接行使權力者的腰包。第二，鑒於世界各地解放運動的潮流現在已經到了不能逆轉的地步，所以凡實行同化或從事暴烈行爲的企圖，都是決無結果的；使用武力必對壓迫者發生反擊作用。最後，痛苦越深，解放的日期越近，就安哥拉而論，安哥拉的解放程序將因它在全非洲所處地理位置而更爲加速。沒有一個非洲國家能漠視安哥拉的解放運動，或看到葡萄牙政府在安哥拉進行的殘殺人羣的行爲而仍無動於衷，非洲所有各國的人民皆將盡其身爲人類，身爲非洲人的責任。由於這種事實，安哥拉的危機已經變成了國際問題了。

一〇二．世界和平雖是各國的共同理想，但是在若干像安哥拉之類的國家內，如果兩種民族之間的關係是主子與奴隸的關係，則這種關係，一日存在，和平的價值便祇是相對的，而且甚至非常有限的。和平的若干方面問題雖是應在日內瓦或他處談判的問題，但是同一和平的其他方面則端賴安全理事會對影響如安哥拉一類小國之獨立與安全的問題所作的決定。

一〇三．現在有一種日益強大的趨勢，贊成使非洲不捲入冷戰範圍。這當然是很理想的事，但是意思並不是說使非洲不捲入冷戰範圍是要使它仍舊操諸殖民主義者之手，不論它是那種方式的殖民主義。

一〇四．最後，我要重複應受我們注意的下列各項提議。

一〇五．第一，雖然葡萄牙殖民主義是對安哥拉人民悲慘境遇及所受痛苦負主要責任的因素，但是這種責任的大部分應歸安哥拉的強大外國權益負擔，因爲它們是殖民主義的同謀也是新式的殖民主義者。

一〇六．第二，葡萄牙的政策已經不合時代了，葡萄牙對反對政府國策的人提出的論據置之不理，致使這種論據全無作用，就是由於這個原因。

一〇七．第三，非洲各國對這個大悲劇的關注，證明不論情勢好轉或惡化，勢必發生國際反響，至於

這種反響是否有利，則全視安全理事會參照最近經驗所採立場如何而定。

一〇八．這種立場倘要符合時代精神，符合聯合國憲章及各決議案文字與精神的話，便應當根據三項基本原則，即：立即准許安哥拉自由，尊重人權，保護人民不受至今未輟的屠殺，並由聯合國擔任積極任務作為公斷人。因此，安哥拉應有權立即實行獨立。葡萄牙政府有系統的屠殺罪行應受譴責，不容遲緩，而且安全理事會應以明確言辭清楚規定並宣佈實施其決定之具體措施，最有智慧的途徑是避免陷入不徹底的措施，立即出來衛護被壓迫民族的生命與自由。

一〇九．Mr. BERARD (法蘭西)這是安全理事會不到三個月第二次開會審議安哥拉情勢問題。我曾有機會在三月十日會議〔第九四四次會議〕中，代表本國政府對於將此問題視為“足可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的情勢”並將其提交安全理事會審議，究竟是否恰當，表示懷疑，並解釋理由。

一一〇．一個機關必須不被人濫用，方能保存其價值。法國政府深信聯合國及其附屬機關必須審慎注意，恪守他們的任務規定，不圖行使非其所有的任務，或越出憲章內業已清楚規定其限制的職權範圍，否則恐將不能在世界各地繼續享受其信譽與權威。

一一一．法國政府的觀點仍未改變，其對於我們案前問題的基本立場也仍與我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在理事會所表示的立場一樣。

一一二．大會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決定設置一個由委員五人組成的小組委員會，着其“審查各方就安哥拉問題在大會所發表之言論，收受其他陳述與文件，進行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調查，並儘速向大會具報。”當時曾發表新聞公報，報告該小組委員會的成員，並說該委員會已於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第一次會議。

一一三．無論如何，假使安全理事會事先就能獲得這個小組委員會所得的結論及其工作結果，理事會繼續討論時是否對於情形能夠知道得更清楚是否能有更確切的事實根據而且是否能使這種討論更為有效，都尚堪疑問。

一一四．不但如此，根據經驗我們已經知道不幸沒有一種奧妙的辦法可以解決像今天在我們案前的那

種事項。內部的因素已經非常複雜，所以引起國際注意的熱心必須審慎抑制。這種問題倘能採用忍耐誠懇的討論，往往較用譴責非難的辦法，容易達成解決。

一一五．在我發言的這一個階段我還有一點意見要提出。我們決不能忘記我們大家都受憲章規定的拘束。維持和平的先決條件亦即必要條件就是我們人人都應特別小心遵守這些規定，且應確保嚴格遵行我們參加聯合國時所承擔的義務。

一一六．近數月來，本組織各會員國有許多次往往祇顧攻擊控告別國的種種缺陷根據或多或少的理由，而忘了反省一下究竟他們自己是否完全沒有可受人同樣的或更嚴重的批評之處。他們根本不先想一下他們自己究竟已否遵行憲章規定，在其本國內不但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適用民主規則，究竟已否推行真正和平的政策，究竟是否忠實誠摯真心避不干涉他國內政事務，就先設法歸罪他國或他國政府。一個強迫千百萬他國人民受其極權統治的國家自稱是傳揚民族獨立的使徒時，我們便有充分理由對這種態度可使本組織蒙受的恥辱，感到憂慮。

一一七．像今天分發給我們的那種文件似乎比較注重攻擊西方國家及防禦性的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加深敵對情緒，而不是真正的想搜求一種顧及有關人民合法利益的解決辦法。我們有充分理由深怕一個隨時都想把每一個問題，無論是否屬於國際性質變成新的冷戰衝突的國家，會設法把——說得率直一點——未必是旨在促進安哥拉及其毗鄰國家人民利益的顛覆因素介入現在我們案前的問題，但是，我們這裏應當關注的恰好就是這些人民的保護、福利和前途。

一一八．我現在要說到問題的焦點，說到安哥拉目前的悲慘情勢，亦即我國及我國代表團非常同情，至感關切的情勢。誠然，我們對安哥拉最近事件的情形知道得不夠詳盡，但是根據已有的情報，可知該處確有衝突及流血事件，尤其在黑人與白人之間，確曾發生屠殺事件，而且葡萄牙軍隊確曾採取激烈措施。我們對於這種事件的報告深感不安，因為這種事件涉及人類受苦及生命損失，都是我國特別感覺遺憾的事。非洲各國，尤其安哥拉毗鄰而與界線他方同種弟兄有休戚相關之感的各國，見到最近數月來安哥拉情勢日趨惡化，自然不免受強烈的感情衝動。我們不但

充分瞭解，而且同情他們的關懷感情激動與焦慮。我們促請大家採取行動，制止我們所不齒並譴責的這種暴烈行為，並請大家對於那些別有政治野心，不惜煽動事件及糾紛而不問其引起的結果造成的痛苦，及留下的受害人民的煽動份子應負的責任，應該加以討論。

一一九．法國聽到上述領土內不同種族人民間的悲慘衝突特別感覺不安，因為法國本身對於白人與黑人向無差別或歧視待遇。法國認為一個文明國家，真正配稱這種名稱的國家，決不能建立在種族歧視的原則上，而必須承認全國居民，不論宗教種族若何，一律地位平等。據我們看，我國向來努力適用的這條規律，在非洲也必須適行。我們知道葡萄牙向來承認並實行種族平等，而且現在也仍維護這種原則。我們處在葡萄牙友邦的地位，懇切希望葡萄牙能看清這項原則在目前階段中應有的一切涵義。

一二〇．一個國家或一個政治家最嚴重的錯誤就是不能順時代進展。最近二十年來，世界各地，尤其非洲已不斷發生重大的改變，這種改變的迅速令人驚

心動魄，但因代表時代的進展，所以到處受人歡迎。我們不但有責任瞭解、培養並鼓勵這種改變，且應竭力貢獻，使其發展抵於成功。最可憾最錯誤悲慘的辦法莫若墨守當年也許合適但已不符現代潮流的概念、思想與原則了。我們必須知道如何響應人民的願望，如何自己適應新的環境，而且往往還必須知道如何預見這種情形的來臨。我們願相信葡萄牙政府首長最近的聲明已反映這種思想。我國代表團願申明我們將熱誠歡迎安哥拉經濟、社會及政治情況不久即有改變。而且希望這種改變是迅速而又果斷的改變。我們深信葡萄牙人民必能表顯其注重現實、聰敏而寬大的民族性，因為他們決不會忘記凡是葡萄牙率先倡導各國及各種民族間合作的時候，也就是該國在世界上聲望最高的時候。

一二一．以上各點是法國代表團在投票表決時將引為根據的原則及實際考慮。

午後五時十分散會

非洲

喀麥隆:

LIBRAIRIE DU PEUPLE AFRICAINE
La Gérante, B. P. 1197, Yaoundé.
DIFFUSION INTERNATIONALE CAMEROUNAISE
DU LIVRE ET DE LA PRESSE, Sangmelima.

剛果(雷堡市):

INSTITUT POLITIQUE CONGOLAISE
B. P. 2307, Léopoldville.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 O. Box 120, Addis Ababa.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肯亞: The E.S.A. BOOKSHOP, Box 30167, Nairobi.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南非: VAN SCHAIC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南羅德西亞:

THE BOOK CENTRE, First Street, Salisbury.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亞洲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 à R.L., Phnom-Penh.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 河南路, 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MPANY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MPANY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MPANY,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N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大韓民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POPULAR BOOKSTORE, 1573 Doroteo Jose, Manil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NIBONDH & CO., LTD.
New Road, Sikak Phya Sri, Bangkok.
SUKSAPAN PANIT
Mansion 9, Rajadamnern Avenue, Bangkok.

越南共和國:

LIBRAIRIE-PAPETERIE XUAN THU
185, rue Tu-do, B. P. 283, Saigon.

歐洲

奧地利:

GEROLD & COMPANY,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ORG FROMME & CO., Spengergasse 39, Wien, V.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保加利亞:

RAZNOIZNOS, 1, Tzar Assen, Sofia.
賽普勒斯: PAN PUBLISHING HOUSE
10 Alexander the Great Street, Stravolos.

捷克斯拉夫:

ARTIA LTD., 30 ve Smečkách, Praha, 2.
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Národní Tří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K.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É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匈牙利: KULTURA, P. O. Box 149, Budapest 62.

冰島: BOKAVERZLUN SIGFÚ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æti 18, Reykjavik.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Paolo Mercuri 19/B, Roma.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Karl Johansgate, 41, Oslo.

波蘭: PAN, Pałac Kultury i Nauki, Warszaw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羅馬尼亞: CARTIMEX, Str. Aristide Briand 14-18,
P. O. Box 134-135, București.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ğlu, Istanbul.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ushchad, Moskva.

聯合王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ŽAVNO PREDUZEĆE
Jugoslavenska Knjižic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va i Jedinstva, Zagreb.
PROSVETA PUBLISHING HOUSE
Import-Export Division, P. O. Box 559,
Terazije 16/1, Beograd

拉丁美洲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 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哥倫比亞: LIBRERI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ERTAD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Santo Doming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OMICA-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 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 F.

巴拿馬:

Jose Mene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I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U, S. A., Casilla 1417, Lima.

烏拉圭: REPRESENTACIO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中東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北美洲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大洋洲

澳大利亞:

WEA BOOKROOM, University, Adelaide, S.A.
UNIVERSITY BOOKSHOP, St. Lucia, Brisbane, Qld.
THE EDUCATIONAL AND TECHNICAL BOOK AGENCY
Parap Shopping Centre, Darwin, N.T.
COLLINS BOOK DEPOT PTY. LTD.
Monash University, Wellington Road, Clayton, Vic.
MELBOURNE CO-OPERATIVE BOOKSHOP LIMITED
10 Bowen Street, Melbourne C.1, Vic.
COLLINS BOOK DEPOT PTY. LTD.
363 Swanston Street, Melbourne, Vic.
THE UNIVERSITY BOOKSHOP, Nedlands, W. A.
UNIVERSITY BOOKROOM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arkville N.2, Vic.
UNIVERSITY CO-OPERATIVE BOOKSHOP LIMITED
Manning Road, University of Sydney, N.S.W.

紐西蘭: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rivate Bag, Wellington
(and Government Bookshops in Auckland,
Christchurch and Dunedin)

[63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 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to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954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 S. 0.35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H.K.-63-06235

Aug. 1963 - 100